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一層樓
第五回 宴花燭人月雙團圓 猜詩謎言語皆文章

且說，老太太在翠雲樓歇息了半日，晚飯時賁夫人來說：「外頭的管家們在我們海棠院內架了一份鼈山燈，又送來了唱彈詞、作十番的女唱客數人，我一人不敢應承，所以請老太太來了。求老太太賞個臉兒，請過那邊去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我歇息了這半天，又吃了飯，身上硬朗了好些，倒想出去走走呢，你可曾請了你嫂子和親家太太他們了不曾？」賁夫人道：「都派人去請了，這會子也快來了。」老太太遂起身出至廊簷下，見媳婦們早已預備了藤椅子，階下又有兩個丫環提著玻璃燈籠站著，便坐上藤椅。行至甬路橫道口時，只見金夫人扶著玉清，錦屏在前提燈引路，又有一群媳婦丫頭們簇擁著進西角門來。見了老太太，便閃到路旁停步侍立。老太太問道：「鄂氏親家在那裡？」金夫人忙回道：「方才和我一同出來的，說要到姑娘們屋裡，進憑花閣去了。媳婦怕落老太太之後，所以忙著來了。」一邊說著話走進海棠院門來。

此時，一輪皓月當空，滿院彩燈齊明，香氣流馥，纖樂拂耳。來到卷屏下吩咐設椅子坐下。只見院內鼈山燈堆壘如山，上面畫了一色《西遊記》的故事，做得極為精緻細巧。那些鬼怪跳躍騰挪，孫行者、豬八戒皆喙眼轉動，栩栩如生。老太太看了大悅，遂笑問道：「我們的姑娘們和璞玉他們在那裡？」一言未了，只見鄂氏太太亦來了，賁夫人迎著笑道：「我這客人這等難請啊？」鄂氏笑道：「璞玉和姑娘們，在憑花閣作的燈謎，倒是極新奇有趣，我自逸安堂來時，順路進去看了看，不想有幾個謎沒猜著，倒輸了好些東西。」老太太笑問道：「怎麼？還賭輸贏呢？」鄂氏道：「一樣謎前放著幾件東西，誰猜著了就取了那些東西，如猜錯了就如數賠給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倒熱鬧，等一會子我也看看去。」賁夫人獻上慶壽元宵來，老太太略嘗了嘗後，遂獻上茶來。

待設席時，女唱客們撥動管弦慶賀壽宴，唱了一段《好風光》曲兒。老太太向鄂氏、金夫人等道：「你們可知道這位姑太太請我們的意思了？那裡是想我們請來的喲！因為外頭的管家們給他送來了這個戲班兒，他捨不得賞錢，使這個捉我們的法子呢。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

說著命妙鸞賞了他們錢，就要到憑花閣去。坐上藤椅子，媳婦們抬著走了出來，一路上只見各色燈籠輝映，如同火龍舞勢。來到介壽堂後邊，向秀鳳道：「你進屋裡拿幾件零星東西來預備著，若猜不著好給他們，順便把福壽、綿長他們也叫了來，叫他們也猜猜看。」來到憑花閣前，早有德清、琴默等迎出來了。聖如向前笑道：「老太太不怕勞乏的來了，想必是要賞我們一些東西來的。」老太太笑著向金夫人等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一進門就說逗我們的話了。」說著抬頭見廊簷下罩燈匾上寫著「銀花火林」

四個字，兩旁對聯是：

燈光煥輝啟才思，陶醉文章非酒力。

房中燈籠上皆寫著詩謎，正中間設著八幢素紗燈屏，內皆有燈，上邊方的圓的各色綾子上都寫滿了字，前面放的條桌上擺了好些份筆、墨、荷包、針袋、瓷器等各類精緻的東西。

老太太坐在燈屏旁的一張羅漢椅上，鄂、賁、金三位夫人亦皆坐了。德清親自捧茶給老太太等。熙清向鄂氏笑道：「舅太太沒輸夠呀，這會子又來了？」鄂氏笑道：「你寫的在那裡？我看看猜著猜不著。」熙清指著燈屏上畫的一把扇子上寫的道：「這個最容易，是我寫的，舅太太猜猜看。」

原來這八幢屏上，自德清起依著齒序聖如、琴默、爐梅、璞玉至熙清，每人寫了一屏，下餘兩屏上讓各自的丫頭們說著選好些的寫上的。當下，鄂氏看熙清指的，寫道是：

畫成圓又圓，寫出牙巉巉，寒來行匆匆，熱則步冉冉。（打一字）

鄂氏正想著，老太太問道：「你方才沒猜著的是那一個？」

鄂氏指給第二屏，大家齊來看時：

常欺軟弱者，卻避堅滑輩，有空即得入，無隙便自止。（打一無體物）

賁夫人先笑道：「這個『無體物』已自點明瞭，可是說『風』的？」眾人猛然想起來，都笑了。賁夫人遂命元宵去拿贏的東西，璞玉忙阻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還有一個呢，猜著了那一個時，一發拿也不遲，況且這是聖如姐姐的謎，姑母雖然贏了，難道自己的東西自己拿了去麼？」賁夫人聽是聖如寫的，便又念了一遍道：「這個落尾的『止』字不妥，風觸到牆上就返回來，所以寫『卷』字才是。」說畢再看那個沒猜著的，也在第二屏上：

頂上簪，花一叢，偃僂背，向地埋，全身肥瘤賴水力，尻間苦味人人憎。（打一菜蔬）

賁夫人又笑道：「這個必是說『蘿蔔』的了。」爐梅大笑道：「不對，輸了一份了。」賁夫人道：「就拿我方才贏的那一份兒賠了吧。」爐梅道：「那都是不值錢的東西，這都是實物，賠不起。」正說著，那邊鄂氏太太忽然笑起來道：「這個我猜著了，這個是說的『日』字的。」眾人皆回過去看了，都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鄂氏遂拿了那一串菩提子念珠和那把羽扇，將念珠掛在胸前，打開扇子扇著，看著熙清笑，熙清也笑著問老太太還猜不猜？老太太遂扶著妙鸞起來，同著金夫人等眾人從頭看那八屏。德清寫的是：

紙鳶為友上青霄，弦聲借媒送音遙。飾被佳人增尤豔，傳令酒席為使曹。

銀沫輕輕披地膚，玉屑紛紛來寒潮。觀音大士懸寶鏡，玉皇天尊遺金瑤。（打一物）

鄂氏太太道：「這四聯是說『風、花、雪、月』。」說畢，又往下看：

長途繞繞而不遠，岩石重重並無山，雷聲隆隆但少雨，雪花飄飄卻不寒。（打一用具）

下一首是：

色如綠松石，行路自蹶蹶，體似指頭大，鳴聲響格格。（打一蟲）

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個我猜著了，是說蠅呢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極是，到底是老太太了不得。」說著又往下看：

生成小巧適中體，算來價值千金餘，只因好色胭脂面，不離書房為馳驅。（打一用具）

聖如寫的是：

松柏獲此起樓閣，黑魚游洗環江漕，律令升降萬里賴，常磨不休鐵為屑。（打一用具）

第二個便是賁夫人猜過的「風」謎，下一首是：

生長南北地，性質本為一，一一書原委，辛苦訴向誰？

設與甘蜜合，相融化為一，把來救世人，轟然建功奇。

金夫人想了半晌笑道：「這可是說『配藥』呢！」聖如道「是。」再往下看：

起則水面縹，開時鳥泣紅。如扇雁羽落，移去鏡自明。（打一物）

下一首是：

眼看季節全，手摸無振援，兩端寒徹骨，中間熱炎然。（打一書）

下一首是：

方因幾滴受恭維，卻教烈光化無有。送去明公歸室後，窗下門後獨滴淚。（打一用具）

下一首便是賁夫人猜的「黃瓜」之謎，老太太指著這個「要書」的道：「這個我猜著了，必是說『皇曆』的。」眾人都連聲道：「是，是。」爐梅鼓掌笑道：「聖如姐姐今日晦氣，一個也沒贏著，都輸了。」大家又看琴默寫的：

仙翁指下悠音清，樂友幾上戰亂興，翻復觀覽詳今古，青山白雲遠近明。（打四物）

下一首是：

生長惟熱力，巧工獨涼源。疊卷白玉軟，翻展新月彎，
搖逐繩子拂，日下頭上傘，來去自有時，秋涼且休閒。（打一用具）

下一首是：

出生暖地名令雀，污泥江裡濯其體。寬敞原上盡食飽，銀白山上留其跡。（打四件用具）

賁夫人先笑向璞玉道：「這個你猜著了不曾？」璞玉道：「我們原都各自寫各自的，誰也不曾猜過誰的。」賁夫人笑道：「那何不你們也猜猜看？」璞玉道：「我猜這一用具是說『扇子』。」

德清道：「就是了，我也是那麼想。」爐梅笑道：「姐姐罷了，看人家已經猜著了，你才說我也得了，這不是使起曹孟德的心眼兒來了？要分就分你兄弟的去，我們可沒預備下兩份東西。」德清亦笑道：「你嫌我猜遲了？你且別忙，等到你的時候再看。」

說話間，璞玉忙去取了自己所猜謎前放的一個玉環，一盒麝香，揣在懷裡，歪著頭瞅著德清笑。眾人笑了一陣，又往下看：

一家分作兩院居，五男二女相分離，結仇只因不均產，打倒清明合家宜。（打一用具）

下一首是：

少年白髮老來黑，時戴銅帽時無盔，嚴師縱令管束緊，但管其身不管頭。（打一用具）

下一首是：

少時青青老來黃，辛勞無暇方成雙。從君百日終須別，但為求新棄路旁。（打一衣物）

大家看畢不知是何物，揣摸了一會子輸了好些東西。下面便是爐梅寫的，德清先起身站在屏前道：「一個一個都破了你的。」

頭一首是：

紛爭案上起，和音幾下聞，每著覺奇趣，頻視色更新。（打四物）

德清笑道：「這與琴妹妹的第一首一樣，乃琴、棋、書、畫四物也。」

立契鬻女墨根稀，配與視老為小妻，不求生兒和育女，但望老來相看覷。（打一用具）

德清也不等別人想，說道：「這是說『眼鏡』呢。作得雖巧，弊在不含蓄也。」下一首是：

三聖為我兄，五行弟道恭，奉我為德數，卑我作狗名。（打一數）

德清道：「四，四！」

下一首是：

圓月何為洞其中，莫非欲贖世不平？乾隆二字分上下，許因理直無稽訟。

德清不等別人說，忙道：「此乃『錢』也。」爐梅瞪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偏你這麼聰明了？」德清道：「我說遲了，你又嫌我落人後了，說快了又嫌我聰明，那你到底叫我怎麼著，終不然一聲不響了罷？」爐梅笑道：「若不說，你贏的那些東西可就要倒輸了，若果能夠，就一口氣都說出來吧。」聖如從旁插進來道：「德姐姐不猜也罷了，爐姑娘輸急了。」說著笑了起來。璞玉怕爐梅著急，向聖如使個眼色道：「你們且別小看，越往後越難哩。」金夫人等笑了笑，再看：

不待售客言，買主先自知，相議成交後，雙方皆不取。

賁夫人道：「這必是個假貨。」爐梅道：「極真，一點也不假。」金夫人道：「雖不是假貨，也必是個無用之物。」爐梅道：「也不是無用之物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快拿輸的東西來，爐丫頭也輸的多了。」爐梅又瞅德清時，德清道：「你還要我猜不成？」爐梅笑道：「專等你猜。」德清遂喚丁香道：「你先把這些贏的東西都收起來，我再破他的。」琴默聽了慢慢笑道：「德姐姐你且別太興頭了，你能把爐妹妹的謎都破了？倘有一個不能破的怎麼說？」德清笑道：「若有一個猜不著的，情願把所贏的采頭全輸了，這一個是說賣東西的『草標』呢。」眾人皆大笑道：「真個猜著了，德姑娘真是聰明，了不得。」說著大家再往下看：

閒中自悠然，忙來舞翩翩，迎風分之去，邀月影纖纖。（打一家具）

爐梅忙向眾人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們誰也先別猜，這回專要德姐姐說。」德清念了兩三遍道：「我已知道了，但這一次不讓一點，只怕爐姑娘真個生了氣呢。」爐梅笑道：「你們看！他又說起曹孟德的話來了，那麼多你都沒讓一個，如何到了這個才讓起來了呢？」德清亦笑道：「曹操也罷，王莽也罷，我只不說就是了。」說畢吃起茶來了。眾人都笑起來，誰也想不出，只得往下再看：

生來渾身無瑕白，心腹筆直滿文才，只為閒情惹相思，悲泣流涕漸枯殆。（打一用具）

眾人中璞玉出來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是『冰』。」爐梅道：「快拿輸的東西來，『冰』那裡有甚麼『心』？」鄂氏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這是說『蠟』」。

再看璞玉寫的：

矮子著衣密層層，瘡疤頂上有窟窿，焦聲雖能震天地，欲保自身卻不能。（打一玩物）

老太太先笑道：「這孩子寫東西也比別人淘氣。」說畢再看：

鋒刃口中銜，翎翅背上全，鼓腹用盡力，辯打到天邊。（打兵器二件）

下一首道：

毛髮蓬蓬風中飄，衣衫皺皺日下搖，向人常吡無聊牙，無叉骸骨隨地拋。（打一食物）

眾人不等看完都笑了起來，老太太道：「這個倒是很有趣的，先頭兒那個象是說『弓箭』的，後面這一個我想不起來。」鄂氏道：「知子莫如祖母，真的老太太說對了。」正說著，秀鳳在老太太身後，笑著指那個「玩物」道：「這個我猜著了，只是說錯了沒東西賠。」大家看時，那謎前放著個白玉聞煙壺。老太太道：「不怕，你說說試試，得了你要，輸了我賠。」秀鳳道：「是『炮仗』不是？」璞玉道：「對，對，拿了去，拿了去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推秀鳳。秀鳳笑著將那小玉壺拿了，裊在袖內。從眾人後面又跑出個小丫頭來道：「我知道了那個『食物』是說『玉米』呢。」眾人看時，原來是葉兒的女孩兒代小兒，老太太認不得，還只管問。

原來葉兒也來看熱鬧，請別人念著猜了，教女兒出來說的。那謎前倒放著四碟果子，璞玉便端起來，倒在那個丫頭捧的衣襟裡道：「給你，給你，真真是勢敗夜貓子也欺人。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

下一首是：

一輪皓月缺半邊，動生清風快暑天，只因人情多返復，一到秋涼竟棄俺。（打一用具）

琴默命侍女瑞虹將放在前面的畫著美人圖的一把緞制團扇，一個翡翠戒指皆收去了。璞玉道：「姐姐可猜著了？」琴默笑道：「不必猜，你如何妄取舊謎來哄誰？理應罰雙份兒才是呢。」璞玉焦躁道：「這是從那裡說起，如何我寫的偏都破了，真是晦氣。」德清笑道：「必是你寫的比別人強罷咧。」

大家再看照清寫的：

一簇紅花頂上戴，全裝甲冑走出來，膂力雖非英雄敵，喝叫萬戶千門開。（打一家畜）

下一首是：

無垢明鏡高高覆，燦爛綾錦層層鋪，火鑪擊石光閃閃，捋下簪鐲鏘鏘丟，

琥珀串連珊瑚帶，悲愴啼泣淚交流。

賁夫人道：「作的很新奇，對的也極好，只不知是說甚麼。」

璞玉道：「這個我倒全知道，『無垢明鏡』是晴空：『綾錦層層』是雲彩：『火鐮光閃』是打閃：『簪鐺鏘鏘』是說雷，『琥珀珊瑚帶』是說虹：『啼泣淚流』是說雨。」眾人皆笑道：「極是，作的巧，解的也好。」再看下面：

圓古啣吞地下滾，無數黑點腹中文，絲線連綿似縫綴，但見夏有不冬存。

爐梅笑向鄂氏道：「媽媽，這可是說『西瓜』的？」鄂氏道：「就是。」下面一首便是鄂氏猜的「日」字之謎。接著再看：

美玉溜溜圓，清濁不相間，掩藏二十日，出生五德全。（打一食物）

下一首是：

葛根喇嘛房中居，維那侍者陳模帷，縱有沙彌當門立，善男信女爭來歸。（打一夜用具）